视点
中国新闻奖名专栏

床位总量下行，养老院还进得去吗

□ 本报记者 康琼艳

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养老床位在增加，养老机构在扩张，“到了晚年有没有一张养老院的床”似乎不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。但《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》（以下简称《公报》）给出的数字，让这个问题又浮出水面。

截至2025年末，全国养老床位合计767.9万张，自2020年达823.8万张的峰值后连续下行；每千名老年人口拥有床位约23.7张，创下近10年新低。与此同时，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338万人，占总人口的23.0%。

需求在涨，床位在减。是养老院“办不下去”了，还是老年人“不愿意住”了？一个普通家庭究竟靠什么照护老人？



8月31日，老人在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罗塘街道的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练习书法。 顾继红摄（新华社发）



8月21日，北京市丰台区青塔街道珠江紫台社区的居民在社区练习合唱。青塔街道将中医诊疗、文化活动、就餐服务、生活服务等一系列专业化养老服务送到老人身边，推进全域养老服务全覆盖。 毕尚宏摄（新华社发）

机构从扩张转向收缩

老年人口在急速扩张，养老机构却从扩张转入了收缩。据统计，养老机构数量在2023年达到顶峰后连续两年减少；养老床位数自2020年见顶后整体回落。

一直以来，养老机构“高空置率”和“一床难求”的情况同时存在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陆杰华介绍，我国养老机构床位利用率长期在低位徘徊，部分区域床位空置率甚至超过60%。而在记者走访的北京市多家中高端养老机构中，床位几乎均处于满员状态，少量空余床位也多是朝向或房型不佳。“普通床位供给过剩，无效床位被市场淘汰，反映出当前养老服务供给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。”陆杰华说。

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、AI向善与数智养老研究中心主任申琦认为，老年人口增长，并不意味着入住养老院的人数会同比例增长。入住养老院涉及长期居住、费用支出和家庭照护安排，老人和子女通常都比较慎重。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《2026家庭养老生活全景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》）也印证了这一判断：居家养老仍是中国家庭的主流养老方式，64.4%的老人优先选择居家养老。

“过去一些地方把注意力放在建了多少养老院、增加了多少张床位上，但对老年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服务考虑不够充分。”申琦分析，或是专业护理能力不足，或是收费超出当地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，导致“想住的人进不去，有空床的没人来”。

监管趋严是床位“出清”的另一推手。近年来，针对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、建筑规范、合规运营和资金监管的政策接连出台，一些规模较小、入住率低、经营压力大的机构难以为继。申琦提醒，床位缩减既是对部分低效供给的正常市场调整，也反映出养老服务需求与实际供给之间仍存在错位，机构整合甚至退出市场并不奇怪。不宜把床位下降简单理解为“好事”或“坏事”，但如果一些承担普惠照护功能的机构因为经营压力而退出，特别是在养老资源本就不足的县域和农村地区，那就可能影响基本养老保障，需要密切关注。

护理型床位逆势增长

床位结构的变化，比总量减少更值得关注。《公报》显示，截至2025年底，我国养老机构的护理型床位占比已达69.9%，比2020年提升了21.9个百分点。申琦推算，床位总量净减少的部分主要来自普通床位，护理型床位数量有所增加。

增加的动力来自迫切的现实需要。数据显示，我国目前约有3500万失能老年人，占全体老年人的11.6%；预计到2050年，这一数字将达到5800万人左右。与此同时，我国60岁及以上人群中，认知障碍患者达5300多万人。申琦认为，床位数量不再是养老机构竞争力的核心，能否提供及时专业的照护服务将成为衡量其品质的关键。

数据支撑了这一判断。截至2024年3月，北京市养老机构收住的4.5万名老年人中，80岁以上及不能完全自理的老年人占比为91.57%。护理型养老机构的平均收费虽高于综合性机构，但入住率也更高。部分养老机构已在有意识地提高护理型床位比例，有的还为认知障碍老人设置专门床位。北京椿萱茂康养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毕晓娜告诉记者，失智照护需要建立在专业化、体系化的服务能力之上。据介绍，如果按普通养老院的逻辑运营，椿萱茂青塔老年公寓即便住满也很难盈利。4年前，项目团队把方向转向失智照护，运营逐步好转。“这就是专业的价值。”毕晓娜表示，真正让床位产生价值的，是叠加在床位之上的评估能力、干预方案、照护团队和持续跟踪的体系。

政策端已经设置硬指标。中办、国办明确提出“新建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原则上不低于80%”；《民政事业发展“十五五”规划》进一步定下目标：到2030年，全国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73%。在地方层面，护理型床位占比已被纳入地方政府考核的约束性指标，上海、广东、福建等地还定下更高的地方目标。

“这反映出顶层设计对失能、半失能人群照护刚需的制度性回应。”陆杰华表示，一个床位的有效运转，需要配备合格的护理员以及医疗支持和管理体系，“过去评价养老服务体系习惯看总量，现在标尺变了，不是看有多少张床，而是看这些床能不能接住最需要被照护的那部分人”。

养老院不是唯一出路

在公众讨论中，床位减少常被等同于“养老院更难进了”，部分人担心未来“一床难求”现象会更加突出。对此，陆杰华认为，要分情况理解：“对于照护质量高、竞争力强的养老机构，其床位势必会更加抢手，至于普通养老机构，短期内仍处于供需调整期。随着市场上无效干扰选项的减少，老年家庭的选择路径将更加清晰。”

申琦则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。她认为，对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，真正的问题不是“能不能住进养老院”，而是“需不需要住”。“一个85岁、失能失智、需要全天候照护的老人，和一个65岁、身体健康、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，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完全不同。”申琦说，对于失能老人家庭，专业照护能否及时接入，是决定生活质量的关键；而对于那些生活尚能自理的老人，一张养老院的床未必是晚年生活的最优解，社区助餐、日间照料、健康管理和上门服务可能比住进养老院更有吸引力，而这部分人群恰恰是老年人口中占比最大的群体。

《报告》显示，当前，老年人的养老观念正从传统“养儿防老”转向“独立养老”，45.2%的受访老人希望留在熟悉的家中，守住生活自主权，由社区和上门服务“搭把手”，这一比例高于依赖子女照料的35.0%。

一个普通家庭的养老规划，正在从“一张床位”转向“一张网络”。家庭层面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累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57万张，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3000万人次，224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完成适老化改造，机构的专业照护正以“家庭养老床位”的形式延伸进老人家门。社区层面，2025年增设养老等各类社区服务设施4300余个，各类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短托、康复、健康管理等就近服务；截至2025年末，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，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。到“十五五”时期末，全国村和社区一级的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将达到70%。

支付端的制度保障也在跟进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参保人数超3.2亿人，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，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。“十五五”期间，这项制度将从试点转向全面建制。

“老年人不必因床位减少而恐慌，更不必盲目认为不进养老院就没有出路。”陆杰华建议，老年人要做好自身健康管理，尽量把能够自理的时间拉长。自理阶段善用社区和居家服务，失能阶段及时对接专业照护资源，同时把长期护理保险、普惠养老补贴等制度工具纳入家庭账本。

“当一个老人真正需要照护的时候，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地方、有没有人照顾他、他的家庭能不能承担这笔费用，这3个问题的答案，比床位总数的涨跌更能说明养老服务的成色。”申琦说。



食品“真空”监督评

日前，一条“鸡脖肉泥”灰色加工链条被曝光，引发关注。有企业收购鸡脖、鸡骨架打成肉泥，供给下游企业制作烤肠、肉丸、水饺等。据报道，连涉事厂家负责人都坦言这类馅类产品“应当少吃”，有关部门却因产品定性存在分歧，致使其落入监管“真空”。

禽肉边角料并非不能加工食用。符合标准的机械分离肉，在食品工业中可以作为原料使用。问题在于，鸡脖附带淋巴、腺体组织，加工时在原料检疫、车间卫生等方面都有硬性要求，部分企业为压低成本，刻意模糊初级农产品与食品原料的边界，有的甚至拿“农产品初加工”当作挡箭牌，规避食品生产准入门槛。这类做法之所以能够“奏效”，在于市场监管与农业农村等部门之间责任划分不够明确，执法落实不够到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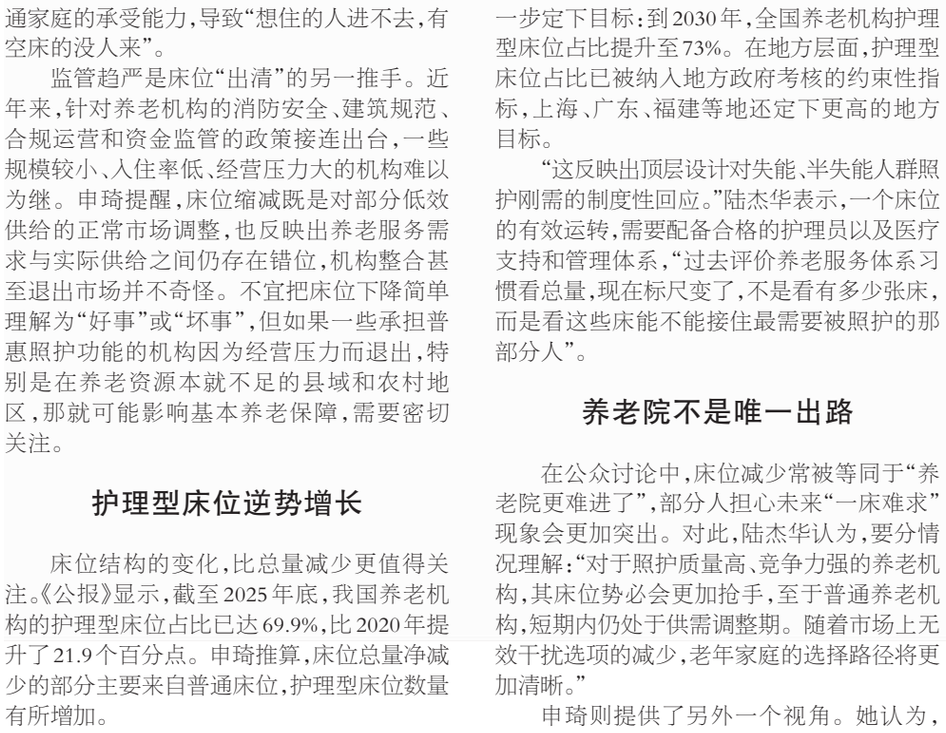
监管“真空”带来的风险不容小觑。普通消费者难以从成品肉丸、烤肠中分辨原料真实情况。一旦未经检疫消杀的“鸡脖肉泥”流入市场，淋巴、腺体中的有害成分便可能潜藏于日常饮食中，给消费者带来健康隐患。与此同时，违规企业依靠低成本抢占市场，挤压合规企业生存空间，容易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。此前低价合成烤肠事件曝光后，整个肉制品加工行业遭受质疑，合规经营企业也无端受到牵连，就是例证。

解决“鸡脖肉泥”乱象暴露的问题，关键在于打通部门壁垒、多方协同发力。凡是流向消费市场的食用加工品，都应符合相应食品生产规范，不能以“定性模糊”作为监管缺位的托词。对已曝光的问题企业，有关部门应快速介入，封存原料、抽样检测，依法处置违规行为，及时公开结果，回应公众关切。更要举一反三，明确禽肉边角料加工的属性，统一生产准入、标签标注等标准，消除部门之间的管辖分歧。同时，要加大常态化排查力度，畅通群众举报渠道，及早化解风险隐患。

民以食为天，食以安为本。“鸡脖肉泥”乱象再次敲响食品安全警钟：部门权责可以有分工，但守护餐桌安全绝不能有盲区。唯有破除管辖壁垒、明确执行标准、强化常态监管，才能真正堵住漏洞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。

夏先清

本版编辑 李苑 张可美 编 高妍
来稿邮箱 jjrbgzb@163.com



11月13日，农民在山东省青州市东夏镇王家村采收萝卜。近年来，青州市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，采取“公司+基地+农户”“合作社+农户”等经营模式，引导农户开展萝卜种植。 王继林摄（中经视觉）

致富路上“鸽”声嘹亮

本报记者 孟 飞

小鸽子，也是大产业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国种鸽存栏规模稳步扩大，全国种鸽总存栏量达6239万对，同比增长13.50%，再创历史新高；商品乳鸽全年出栏9.19亿只，同比增长14.30%，市场供应能力持续提升。规模持续扩大的背后，是各地对鸽产业市场空间的持续拓展。

作为新疆特色畜牧养殖的优势产业之一，鸽产业依托南疆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、深厚的群众养殖基础，逐步改变了传统的散养模式，实现从“庭院副业”向“全链主业”的跨越式转变。日前，记者来到阿克苏地区新和县，探访当地鸽产业如何展翅高飞。

“咕咕咕咕……”一走进新和县喀拉墩村，满耳都是鸽子的叫声。循声而去，记者看到了一排排大鸽笼，笼内的鸽子看到有人经过，更是“咕咕咕”叫个不停。

“这是我们的‘新和鸽’。这只叫‘豆眼白’，大眼睛，全身雪白，极具观赏价值。有人出5万元，我都没舍得卖。还有这个‘短嘴灰头’，它父母就是选美冠军，也不便宜哩。再看这个‘红翅白’，3根羽毛是红色，飞得极高。”喀拉墩村党支部书记麦吾兰·加马力在鸽笼前绘声绘色地介绍。

新和人养鸽子，更爱鸽子。据统计，新和县养鸽户达2.4万余户，占农户总数的70%。2018年，“新和鸽”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商标，新和县已成为南疆鸽产业的核心区。

对于麦吾兰·加马力来说，养鸽子是一种爱好。“我从小看父母养鸽子，后来自己也喜欢养，目前养了200只，从饲料调配到鸽笼清洁，我都自己做。”麦吾兰·加马力说。

要真正带动农民增收，光靠爱好不行，要做成大产业。从2015年开始，新和县依托浙江丽水援疆项目，建成乳鸽实训及深加工基地，以“公司+基地+农户”模式发展鸽产业。基地带动500户农民规模化养殖，户均年增收6000元至8000元。

在新和县聚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养殖鸽棚里，鸽笼一层一层摞在一起，每个鸽笼里有一对成年鸽子，或在孵蛋，或在喂养小鸽子。一个鸽棚可以容纳2000对鸽子。

“我们养的是白羽王鸽，主要以卖乳鸽为主，28天出栏，一个月可产乳鸽1万只到1.5万只。按照18元一只计算，养殖场月收入超过10万元，市场前景广阔。”聚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连德说，公司最开始做的是加工，在和田、喀什还有两家食品厂，利润也非常可观。但之前乳鸽产量跟不上，加工也受影响。所以企业直接接手了这家养殖场。不过，还没来得及给自己供货，鸽子已经被库车一家收购商一抢而空。

鸽产业的迅速发展，是市场带动的结果，也是政策支持的结果。

新和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尼加提介绍，近年来，新和县按照“县有园区、乡有基地、户有鸽棚”的总体布局，选择个体大、肉质好、繁育能力和适应能力强的“白羽王”作为推广品种。按照统一规划、分年实施、示范带动、集中养殖的发展思路，积极打造建设标准化、养殖规模化、运作市场化、销售品牌化的鸽产业园，推动产业发展。

此外，新和县抢抓体育消费升级机遇，大力实施“都护鸽+”工程，将鸽产业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、文化旅游、体育竞技深度结合。

2025年，喀拉墩村建成了占地60余亩、可容纳1.8万只赛鸽的领航赛鸽公棚。所谓公棚，就是“鸽子托管中心”，鸽友每年春天将自己的幼鸽托付给公棚，由公棚统一饲养训练、组织比赛。

据测算，当领航赛鸽公棚寄养量达到1万只后，如果组织赛事，单期赛事运营收入可达400万元到800万元，能吸引上千名鸽友参与，带动住宿、餐饮、旅游等综合消费超1000万元。

业内专家表示，探索鸽产业发展的多种方式，不仅能填补当地高标准专业赛鸽赛事的空白，还能进一步壮大信鸽特色养殖产业规模，持续提升“新和鸽”区域特色品牌知名度，为县域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。